

附子白及同方配伍规律与应用条件探析

于大猛,瞿融*,杨杰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210046)

[摘要] 目的:附子、白及配伍规律与应用条件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中医药数据库”84 464 首方剂中,共检索出含附子白及处方 27 首,对其主治、病机、配伍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处方一致的病机是阳虚寒凝,瘀血阻滞。配伍规律是温阳散寒,开通道路,乌附为君;祛腐生肌敛疮,白及、白蔹为通用药;祛风解表,白芷、防风为首;活血化瘀,以当归、川芎为先;调畅气机,以木香、杏仁常用;清热解毒,以大黄、黄芩为佐。推测祛风散寒与活血化瘀药物能缓解附子、白及配伍产生的毒副作用,白芷与当归可能是附子、白及配伍的“解毒药”。结论:附子、白及并非绝对的相反,在一定配伍条件下可以应用。

[关键词] 十八反;附子;白及;配伍规律;解毒药;白芷;当归

[中图分类号] R28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11)22-0257-04

Study on Applicable Conditions and Compatibility Rules of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eparata and Bletillae Rhizoma in Same Prescription

YU Da-meng, QU Rong*, YANG Ji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tudy on applicable conditions and compatibility rules of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eparata and Bletillae Rhizoma in the same prescription. **Method:** There were 84464 herbal prescri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ong which twenty-seven herbal prescriptions contained aconite and salep. The author analyzed their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and regularity of application. **Result:** By analyzing 27 prescriptions that contained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eparata and Bletillae Rhizoma, we found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all the recipes were Yang deficiency, coagulated cold and blood stasis. Compatibility rules were as follows.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eparata was used as a sovereign drug to warm Yang, dispel cold and clear the way. Bletillae Rhizoma and Ampelopsis Radix were commonly used for eliminating slough, promoting granulation and astringing sores. Radix Angelicae Dahuricae and Saposhnikovia Radix were primarily applied to dispel pathogenic wind and resolve superficialities. Angelicae Radix Sinensis and Rhizoma Ligustici were used to activate blood and dissolve stasis. Radix Aucklandiae and Semen Armeniacae Amarum were usually applied to harmonize and regulate the Qi activity. Radix et Rhizoma Rhei and Scutellariae Radix were used as a supplementary drug to clear heat and toxin. So we inferred wind-expelling and cold-removing drugs as well as blood-activating and stasis-dissolving drugs might attenuate toxicity originated from Aconiti Lateralis Preparata compounding with Bletillae Rhizoma. Angelicae Dahuricae Radix and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might be an ‘antidote’ to Aconiti Lateralis Preparata compounding with Bletillae Rhizoma. **Conclusion:** It is not opposite absolutely because the aconite and salep can be used together under reasonable condition.

[收稿日期] 20110607(001)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2011CB505301)

[第一作者] 于大猛,博士,从事传统名方的配伍规律及应用研究, E-mail: ydmhb@yahoo. cn

[通讯作者] *瞿融,教授,博导, Tel: 025-85811929, E-mail: qur2004@yahoo. com. cn

[**Key words**] eighteen clashes;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eparata; Bletillae Rhizoma; compounding rules; antidote; Angelicae Dahuricae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神农本草经》最早提出了药物配伍的理论,《蜀本草》对《神农本草经》的药物配伍关系进行了统计,指出:“三百六十五种,有单行者七十一种,相须者十二种,相使者九十种,相畏者七十种,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相杀者三十六种”。其中“相反者十八种”一般认为中药十八反的名称既源于此。“勿合用也”是中药十八反原本涵义,也是其立意本旨所在。白及与乌头相反即源于此,但是书中附子、白及条下并未指出二者相反。后世的《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均没有附子与白及相反的记载。建国后在 1963,1977 年版《中国药典》中亦未提及。而在 1985 至 2010 年版《中国药典》均指出附子不宜与半夏、瓜蒌、贝母、白及、白蔹同用,即凡与乌头相反的诸药均与附子相反^[1],这是基于附子是乌头的子根的认识。《神农本草经》载:“八月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本草衍义》载:“乌头、乌喙、天雄、附子、侧子凡五等,皆一物也,止以大小、长短、似象而名之”。因此,将与乌头相反诸药视为与附子相反是有依据的。

笔者在“中国中医药数据库”84 464 首方剂中,共检索出附子、白及同方配伍处方 27 首,其中外用方 22 首,内服方 5 首。对其主治、病机、配伍规律进行分析,以期探讨附子、白及的配伍规律和应用条件。

1 主治病症庞杂

无论是外用还是内服,方剂的主治病症均较庞杂,具体病症如下:外伤骨折(接骨膏、抵圣膏、摩风膏、神验摩风麝香膏),痈疽瘰疬(神应膏、生肌膏、雄黄膏、莽草散、蛇衔生肉膏、麒麟竭膏、秘传太乙万灵膏、如圣膏、大垂云膏、当归续断膏),风寒湿痹(百效膏、散阴膏、茵芋漫酒),小儿五迟、惊风(附子散),腹痛、遗精、带下、阳痿、中风(固精保元膏),瘾疹(蒴藿膏、摩风膏),麻风(附雄散),心痛、疟疾、中风、虚劳(天竺膏),腹痛、腹泻(阿魏丸),胃痞、胁痛(分气丸),不育(壬子丸、神仙种子奇方)。

2 剂型多样

外用方 22 首,以传统熬制的黑膏药为主,达 11 首,白及均与诸药共同炸枯,未作掺药使用。其余有 6 首是用猪脂煎膏,2 首是研末醋调外涂,2 首是研末酒调外涂,1 首是酒姜汁白面熬膏。内服方 5 首,其中醋煮面糊为丸者 2 首,蜜丸 2 首,药酒 1 首。

3 病机分析

通过以“方”测“证”,并结合方剂的主治、制备方法、用法用量,综合分析,发现方剂主治病症的病机有一致性,即阳虚寒凝、瘀血阻滞。

外用方中百效方兼见外感风寒湿邪,痰阻,气滞,热郁;大垂云膏兼见气虚外感风寒,热郁;当归续断膏兼见气滞,痰阻,热郁;抵圣膏兼见气机郁滞,热郁;附雄散兼见痰湿阻滞,

久病入络;附子散兼见痰浊阻滞,心神失养;固精保元膏兼见精血不足,心神失养;接骨膏兼见热郁;莽草散兼见痰浊阻滞;秘传太乙万灵膏兼见风寒外感,邪热内炽,气滞,痰阻,阴虚;摩风膏(《太平圣惠方》)兼见痰湿、热郁;摩风膏(《圣济总录》)兼见痰湿、热郁;麒麟竭膏兼见气滞;如圣膏兼见气虚、痰湿、热郁、气滞;散阴膏兼见精血不足、痰湿、热郁、气滞;蛇衔生肉膏兼见气虚、热郁;神验摩风麝香膏兼见痰湿、阴虚、热郁;生肌膏兼见气虚、阴虚、热郁;蒴藿膏兼见热郁、气滞;天竺膏兼见痰湿、热郁、气滞、阴虚;雄黄膏兼见热郁。神应膏兼见外感风寒湿邪。内服方如阿魏丸兼有食积气滞,分气丸兼有气机壅滞,壬子丸与神仙种子仙丹兼有精血不足,茵芋漫酒兼见肝血不足。

4 组方特色分析

4.1 温阳散寒,开通道路,乌附为君 附子,辛温,“为通行十二经纯阳之要药,外则达皮毛而除表寒,里则达下元而温痼冷,彻内彻外,凡三焦经络,诸脏诸腑,果有真寒,无不可治”(《本草正义》)。“上而心肺,下而肝肾,中而脾胃,以及血肉筋骨营卫,因寒湿而病者,无有不宜”(《本草经读》)。在内服方中均是用其温阳散寒之功。《神农本草经》载附子主“金疮,破癥坚积聚,血瘕”。故其在外有方剂中亦常应用,取其温阳散寒,流通气血之意。正如吴师机指出:“须知外治者,气流通即是补”(《理论骈文》),可谓深中肯綮。

草乌、川乌常与附子相须为用。《本草述》载:“草乌辈之用……盖其为寒湿之所结聚,顽痰死血,非是不可以开道路,令流气破积之药得以奏绩耳”。“开道路”三个字指出了草乌辈的作用机制。

辅助乌附的药物有肉桂、川椒、艾叶、高良姜,其中肉桂、川椒最为常用。肉桂,辛甘热,“宣导百药,无所畏”(《名医别录》),《日华子本草》载:“治一切风气,补五劳七伤,通九窍,利关节,益精,明目,暖腰膝,破痲癖症瘕,消瘀血,治风痹骨节挛缩,续筋骨,生肌肉”。川椒,《神农本草经》载:“温中,逐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本经逢原》载:“秦椒,味辛气烈,其温中去痲,除风邪气,治吐逆痲瘕,下肿湿气,皆取辛烈以散郁热,乃从治之法也。痲毒腹痛,冷水下一握效,其能通三焦,引正气,下恶气可知也”。可见,肉桂、川椒用其温散宣通,辅助乌头、附子。

补肝肾祛风湿的药物有续断、骨碎补、鹿角胶、狗脊、虎胫骨,以续断最为常用。《神农本草经》载:“主伤寒,补不足,金疮,痲瘕,折跌,续筋骨”。《本草正》载:续断,用其苦涩。其味苦而重,故能入血分,调血脉,消肿毒、乳痲、瘰疬、痔瘕,治金损跌伤,续筋骨血脉”。在百效膏、当归续断膏、抵圣膏、接骨膏、莽草散等方剂中应用,均起佐助作用。

4.2 祛腐生肌敛疮,白及、白蔹为通用药 祛腐生肌药物是

外用方剂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用剂型以膏药为主,“膏,纲也;药,目也……膏以帅药,药以助膏”(《理渝骈文》)。在所研究的外用方中,白及、白蔹均为与诸药共同炸枯做膏,没有作为掺药使用。

“白敛、白及,古今服饵方少有用者,多见于敛疮方中,二物多相须而行”(《本草衍义》)。白及,“苦能泄热,辛能散结,痈疽皆由荣气不从,逆于肉里所生;败疽伤阴死肌,皆热壅血瘀所致,故悉主之也”(《本草经疏》)。乃“敛气,渗痰,止血,消痈之药也”(《本草汇言》)。白蔹,“苦则泄,辛则散,甘则缓,寒则除热。故主痈肿疽疮,散结止痛。盖以痈疽皆由荣气不从,逆于肉里所致……总之为疗肿痈疽家要药,乃确论也”(《本草经疏》)。

白及、白蔹配伍在外用方中为通用药,多与祛腐生肌药物同用,很少单独使用。常配伍的药物有血竭、松香、冰片、麝香、孩儿茶、乳香、没药、莽草、羊蹄躅等。以血竭、松香最为常用。血竭,《本草纲目》载:“河间刘氏云,血竭除血痛,为和血之圣药是矣”。《海药本草》载:“主打伤折损,一切疼痛,补虚及血气搅刺,内伤血聚,并宜酒服”。松香,亦为外科祛腐生肌敛疮的要药。《本草汇言》载:“松脂,如入疡科敷贴料中,可去脓拔毒”。《神农本草经》载:“主痈疽恶疮,头疡白秃,疥瘙风气”。

内服诸方病机为阳虚寒凝,瘀血阻滞。瘀滞日久可以化热,与虚寒成虚实夹杂之证。虽未成痈疽,但是与痈疽形成的病机是一致的。以附桂温阳散寒,白及苦能泄热,辛能散结,而祛腐生肌。无论是脏腑还是筋、脉、肉、皮、骨,只要是瘀血阻滞,有生腐化热的趋势即可应用。

4.3 祛风解表,白芷、防风为首 几乎所有的外用方剂中均有祛风解表的药物配伍,这并非是有表证,而是因为“膏中药味,必得通走经络,开窍透骨,拔病外出之品为引”(《理渝骈文》)。

祛风药的应用几乎均是辛温解表药物,辛凉解表药仅有牛蒡子(秘传太乙万灵膏、天竺膏)、葛根(摩风膏)二药。以白芷、防风最为常用。白芷味苦性温,祛风散寒通络而不燥,徐灵胎谓:“凡驱风之药,未有不枯耗精液者,白芷极香,能驱风燥湿,其质又极滑润,能和利血脉,而不枯耗,用之则有利无害也”(《本草经百种录》)。白芷“上行头目,下抵肠胃,中达肢体,遍通肌肤以至毛窍,而利泄邪气”(《本草汇言》)。可见其作用部位较广。主治“目赤翳肉,及补胎漏滑落,破宿血,补新血,乳痈、发背、瘰疬、肠风、痔瘻,排脓,疮痍、疥癣,止痛生肌”(《日华子本草》)。防风乃风中润药,《药类法象》载:“治风通用”。《本草正义》载:“防风,通治一切风邪……诚风药中之首屈一指者矣”。防风与白芷药性平和,故为医家所常用。常配伍羌活、荆芥、藁本、秦艽、麻黄、羌活、细辛、防风、白芷、独活、桂枝等辛温解表药物。以羌活、细辛为常用。羌活,《品汇精要》载:“主遍身百节疼痛,肌表八风贼邪,除新旧风湿,排腐肉疮”。《本草汇言》载:“羌活功能条达肢体,通畅血脉,攻彻邪气,发散风寒风湿。故疡证以之

能排脓托毒,发溃生肌”。细辛,《本草经百种录》载:“细辛,以气为治也。凡药香者,皆能疏散风邪,细辛气盛而味烈,其疏散之力更大。且风必挟寒以来,而又本热而标寒,细辛性温,又能驱逐寒气,故其疏散上下之风邪,能无微不入,无处不到也”。

另外,外用方中常以植物的枝条入药,这是与内服方剂不同的方面,如桑枝、柳枝、槐枝、桃枝、榆枝等,取其通达经络之功,以柳枝应用最多。

内服5方中亦全部配伍了祛风药,包括白芷、细辛、茵芋、秦艽,力量较外用方小。取其祛风散寒,升发卫气的功能。

4.4 活血化瘀,以当归、川芎为先 活血化瘀药物的应用在所有方中均有出现。常服的药物有当归、川芎、桃仁、赤芍、牛膝、血余炭等。以当归、川芎最为常用。当归,张景岳指出“其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之圣药也”(《本草正》)。《韩氏医通》载:“当归主血分之病……血药不容舍当归”。川芎,味苦性温,是活血化瘀,祛风止痛之要药。《日华子本草》载其:“治一切风,一切气,一切劳损,一切血”。《丹溪心法》载:“痈疽诸疮肿痛药中多用之”。

乳香、没药亦为常用之品,兼有祛腐生肌之功,多作为掺药使用。《本草纲目》载:“乳香活血,没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肌,故二药每每相兼而用”。《医学衷中参西录》:“乳香、没药,二药并用,为宣通脏腑、流通经络之要药……外用为粉以敷疮疡,能解毒、消肿、生肌、止疼,虽为开通之品,不至耗伤气血,诚良药也”。

4.5 调畅气机,以木香、杏仁常用 外用方中应用调畅气机药物是吴师机“须知外治者,气血流通即是补”(《理渝骈文》)之意的体现。不一定有气机郁滞。并非所有的处方中均有理气药物,如内病外治的附子散、固精保元膏及治疗骨折、疮疡的接骨膏、莽草散、神应膏、雄黄膏,均没配伍理气药。这些处方药味均较少,除固精保元膏有17味药外,其余各方均未超过10味药,与百效膏、散阴膏、秘传太乙万灵膏等外用方的动辄几十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可能与方剂组成药味越多,照顾的方面越多有关。

常用的药物有木香、杏仁、丁香、檀香、沉香、薤白等,其中以木香、杏仁最为常用。《本草纲目》载:“木香,乃三焦气分之药,能升降诸气”。《药品化义》亦载:“木香,香能通气,和合五脏,为调诸气要药”。杏仁,不仅是止咳平喘药,《本草纲目》载:“杏仁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治疮杀虫,用其毒也”。另外,杏仁身亦作为外用药物,能“杀虫,治诸疮疥,消肿,去头面诸风气皴疱”(《本草纲目》)。

内服方中阿魏丸、分气丸中的木香、陈皮是调脾胃气机郁滞;壬子丸与神仙种子奇方中的厚朴是防止诸补脾益肾药物壅滞之性;治疗“肝脏风,筋脉拘挛,不可屈伸”(《太平圣惠方》)的茵芋酒则没有应用理气药。

4.6 清热解毒,以大黄、黄芩为佐 清热解毒药物几乎在每首外用方中均出现。这是由于气机郁滞而化火热,这与阳虚寒凝的病机并行不矛盾,且所有处方中清热解毒的力量均小于附乌桂姜等温阳散寒药物的力量。如散阴膏虽有大黄甘遂,但是在大量清热解毒药的制约下,仍是治疗阴症的代表方剂。天竺膏则指明指出“凡大热火症以及孕妇忌贴此膏”(《集验良方拔萃·续补》)。清热解毒药物的选择范围较广,规律性不强。以大黄、苦参、黄芩为常用。大黄,味苦性寒,泻热毒,破积滞,行瘀血。《神农本草经》载:“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本草切要》:“跌扑损伤,血有所瘀,闭而不行,用桃仁、红花之剂,必加酒炒大黄”。黄芩,张景岳认为其“尤清肌表之热,故治斑疹、鼠疫、疮疡、赤眼”(《本草正》)。《神农本草经》载:“主诸热黄疸,肠僻,泄利,逐水,下血闭,(治)恶疮,疽蚀,火疡”。白蔹,前人多视为外用祛腐生肌敛疮药,但其具清热解毒之功,教材一般也将其归入清热解毒药。《本经逢原》载:“白蔹,性寒解毒,敷肿疮,有解散之功”。《本草正义》载:“白蔹苦泄,能清湿热而通壅滞”。

内服方如果不考虑白及、白蔹的清热功能,则没有一味清热解毒药物配伍应用。这是与外用方不同的地方。

5 提出假说

相反药物的配伍应用可能产生毒性,孙思邈“草石相反,使人迷乱,力甚刀剑”(《千金方》)^[2]之语对后世影响颇大。但是,众多医家亦发现某些相反药物的配伍应用并没有出现毒副作用,但大多持谨慎态度。如《本草纲目》载:“弘景曰:今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蒌、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或有制持之者,譬如寇、贾辅汉,程、周佐吴,大体既正,不得以私情为害。虽尔,不如不用尤良”^[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也持同样的观点:“至于诸药,尤能递利为害,先圣既明有所说,何可不祥而避之?时人为方,皆多漏略,若旧方已有,此病亦应改除,假如两种相当,就其轻重,择而除之。伤寒赤散,吾常用藜芦,断下黄连丸,亦去其乾姜,而施之无无效。何忽强以相憎,苟令散事乎?”^[4]。唐容川亦认为:“性之反者,如水火冰炭之不容,故不可同用。然仲景有甘遂、甘草同用者,又取其相战以成功,后人识力不及,总以不用为是”(《本草问答》)^[5]。

笔者认为,在继承前贤谨慎态度的同时,亦需对大量含反药的文献进行深入研究。而用中医传统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在当今中医日趋西化的年代显得尤为重要。按照中医传统的观点“相反”药物配伍应用会产生毒性,那么在含有

“相反”药物配伍的方剂环境中,是否有某味或某类药物(即“相杀”药物)对其毒性有“解毒”作用呢?探讨含反药方剂的配伍规律,是十八反现代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发现,附子白及配伍外治与内服方具有同样的规律。即均配伍了祛风散寒药物(白芷、防风常用)与活血化瘀药物(当归、川芎常用)、清热解毒药物(大黄、黄芩常用)。其中,在乌头、附子等大队温热药物的基础上配伍清热解毒药物在古人的方剂中是比较常见的配伍,故清热解毒药物与附子白及的配伍未必有关联。

祛风散寒药物与温阳散寒的附子配伍有相辅相成之功,活血化瘀药物与附子配伍温阳活血。鉴于这两类药物在附子白及配伍方中出现的普遍性,笔者推测祛风解表与活血化瘀药物能缓解附子、白及配伍产生的毒副作用。对于具体的药物,笔者认为白芷与当归可能是附子、白及配伍的“解毒药”。

古人白及、白蔹相须为用,在本研究中,二药合用处方达 15 首。笔者推测白蔹能缓解附子、白及配伍产生的毒副作用。另外白蔹亦与附子相反,推测白及能缓解附子、白蔹配伍产生的毒副作用。3 种药物含两对反药,配合后是否使毒性降低,是十八反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附子白及并非绝对的相反,在一定配伍条件下可以应用。但是,在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结果得出之前,还是要尊重《中国药典》的结论^[6]。临床上如果必须要附子白及同方应用,配伍白芷与当归,可能会缓解附子白及配伍产生的毒副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佳,钟赣生,王茜,等. 201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含十八反十九畏药对的成方制剂收录情况及临床应用分析[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4):213.
- [2] 孙思邈. 千金方[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8.
- [3] 李时珍. 李时珍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69.
- [4] 陈承,裴宗元,陈师文.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19.
- [5] 唐容川. 唐容川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550.
- [6] 李文林,范欣生,段金廛,等. 中药十八反的现代临床应用数据分析与思考[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0,16(5):231.

[责任编辑 邹晓翠]